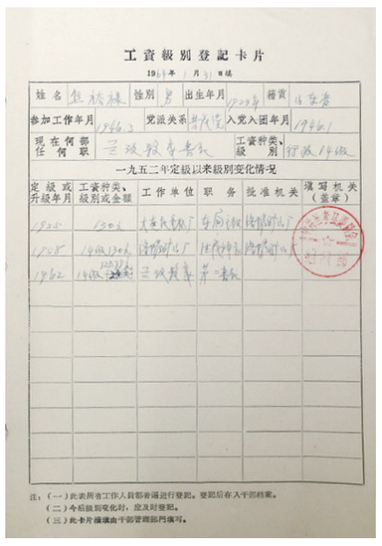
本版编辑：海丽华 版式设计：王 芳 E-mail:z4@studytimes.cn Tel:010-68929865

焦裕禄的工资登记卡

□ 贾关青

在河南省档案馆，珍藏着一张1964年1月的焦裕禄工资级别登记卡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1955年至1963年的工资情况。与之一并归档的，还有一份1964年6月开封地委组织部关于对焦裕禄遗属生活照顾等问题的批复，如实记载了他生前的欠款数额。不少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：作为一名县委书记，焦裕禄的工资应该不算低，但为何他的生活始终非常清贫？这张泛黄的工资登记卡背后，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？



焦裕禄每月的工资有多少

了解焦裕禄的工资，不能脱离20世纪50年代的具体国情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、物资匮乏，国家逐步建立等级货币工资制等分配制度。1955年，国务院下发《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》，全面废止革命时期供给制；1956年，国务院通过《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》，正式确立党政机关行政30级职务等级工资序列，国营工矿企业执行独立的企业职务等级工资制度，两套薪酬体系相互区分，根据职级、工龄、岗位，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，划定固定标准工资，按月以现金发放，是职工家庭唯一稳定货币收入。

1955年，焦裕禄受洛阳矿山机器厂（以下简称洛矿）选派，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担任副主任，月工资为130元。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后，焦裕禄回到洛矿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。依据焦裕禄工资登记卡，1958年他担任洛矿生产科长期间，行政级别是14级，每月基本工资130元。作为“一五”时期国家重点重工业企业，洛矿执行企业薪酬体系，除基本工资外，可设有地区工资差别和技术岗位相关待遇。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回忆：父亲在洛矿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70元，一方面因为有地区差，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工程技术人员。焦裕禄赴兰考任职后，仍为行政14级，执行地方机关工资标准，月工资降为125.75元。

当时，社会上物价低廉，一斤猪肉市价大约几毛钱。按一般情况来说，焦裕禄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宽裕的，但真实情况却是，他去世时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存款，还欠下不少外债。

焦裕禄的工资都去哪儿了

焦裕禄用工资长期帮助困难群众。苦难的成长经历，让他自少年时代便深深体会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，也让他一辈子与劳苦大众心连着心。走上领导岗位后，他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，无论是在洛矿，还是在兰考，他常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陷于贫困的工友和群众。

在洛矿工作期间，只要听闻工友遭遇难处，焦裕禄总是毫不犹豫伸出援手。工友吴永富家中子女众多、负担较重，有时甚至断了口粮，他得知情况，主动拿出10元钱送去，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；工友刘辅臣的妻子产后体虚，急需补充营养，他把家里仅有的2斤小米全部送出去……

来到兰考，看到风沙、内涝、盐碱“三害”肆虐，大批群众生活困顿，焦裕禄心急如焚。他坚持深入基层蹲点调研，并严格遵守下乡工作纪律，在群众家中就餐时，均按照当时规定标准，每天足额交纳一斤二两粮票、四毛钱伙食费，绝不占老百姓一丝一毫便宜。遇到生活难以为继的乡亲，他还会拿出工资予以救助。

1963年12月9日，寒风凛冽，焦裕禄顶着严寒一连走访了9个村庄数十户群众。在梁孙庄五保户梁俊才家中，看到老人卧病在床，大娘双目失明，老两口孤苦无依，他心里十分难过，悄悄把20元钱塞到老人手里，反复叮嘱老两口安心养病，遇到难处可以到县委找他。同年，他在下乡途中看到村民张传德的孩子生命垂危，无钱就医，当即安排县医院院长全力抢救，后续多次询问救治进展，孩子康复出院时，还替群众结清医疗费用。

对群众，焦裕禄倾囊相助；对自己和家人，他却格外苛刻。考虑到他常年奔波下乡，冬天野外工作条件艰苦，组织照顾分配给他3斤棉花票添置棉衣，被他直接拒绝；脚上的袜子破了好几个洞，爱人劝他买新的，他总说补补还能继续穿；孩子要钱买作业本，必须把旧本子交给他检查，看看是否已写满、有没有浪费纸张，甚至孩子买东西找回的零钱也要悉数收回。

即便日子过得如此节俭，焦裕禄还是连回山东老家探亲的路费都拿不出来，不得不向组织借款。借款时，他明确承诺按期还款。1964年3月14日，在县委常委生活会上，他坦诚地汇报个人生活情况：“生活上问题不大，春节回老家借300元钱，这个月可还100元，争取3个月还清。”然而，因积劳成疾、重病入院，这笔借款最终未能还上。

焦裕禄逝世后家人如何生活
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病逝，年仅42岁。生命最后的日子，他将常年佩戴的一块旧手表留给了大女儿焦守凤，叮嘱她好好工作。临终之际，他心中仍牵挂兰考治沙事业，要求组织上“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，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！”同时叮嘱妻子徐俊雅说：“咱们还有两个老人，六个孩子，这担子却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。困难会有的，领导上会照顾的，但你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，不要伸手向领导要钱要东西……”

焦裕禄逝世时，除大女儿外，其余五个孩子都未成年，为照顾其遗属的生活，1964年5月30日，兰考县委专门向开封地委呈报了《关于对焦裕禄同志病故后遗属生活照顾等问题的请示》，6月5日，开封地委组织部作出批复：焦裕禄同志病故后照发三个月工资；其生前欠下的469.27元，从兰考县福利费中解决；五个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13元，合计每月65元，自五月份起发放，直至每名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。

焦裕禄去世后，徐俊雅谨遵丈夫的嘱托，从未向组织提出额外救济诉求。一家人的生活，依靠她每月50多元工资，再加上未成年子女阶段性的定额生活费艰难维持。孩子们缺少新衣，徐俊雅便找出焦裕禄生前穿过的旧衣物，裁剪改缝之后接着穿，老大穿完传给老二，一件衣服兄弟姐妹轮流使用；作业本正反面全部写满，才允许换新本子。

后来，六个孩子陆续长大离开兰考奔赴各地工作，一家人聚少离多。每一次团聚，徐俊雅都会反复告诫子女：“你们要是谁惹了事儿，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，都说是焦裕禄的孩子。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，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啊。”父辈的精神和家风深深烙刻在子女身上，焦家后代做人做事低调朴实，严守规矩，绝不利用父辈影响谋求特殊待遇，把清廉本分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这张历经60余载的工资登记卡，镌刻着厚重的为民初心，彰显着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党性自觉，承载着不朽的清廉精神。从洛矿到兰考，焦裕禄以毕生坚守与无私奉献，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。这张工资登记卡背后蕴含的自律品格、为民情怀、纪律操守与清廉家风，历久弥新、永不过时。

红色记忆



寻访『杨家将故里』

□ 侯仰军

暑期到内蒙古鄂尔多斯旅游，见到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朋友福仓。福仓和我同村又同岁，有太多的共同经历。我和他聊起小时候听书、看戏的往事，说到小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、到点就聚集到有收音机的人家听刘兰芳讲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的故事。福仓说，他在陕西神木工作、生活30多年，听说神木就是杨家将的老家。我很惊喜，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与历史文化以及民俗研究相关，而且杨家将又是我素来景仰的历史人物群体，于是决定改变行程，去神木拜谒“杨家将”。

神木虽然属于陕西榆林，但距离鄂尔多斯并不远，开车不过两个多小时。到神木市区后，先到的是“麟州老城宋文化体验街区”，这是一个新修的古文化街区，看上去比较繁华，但不是真正的“杨家将故里”。走在街区里，随处可见一些杨家将主题的剪纸、浮雕、招牌灯等。“半是烟火半是诗”，在烟火气里，多多少少总能让人们记住“杨家将”，记住拴马桩，记住神木老城。

问当地老乡，得知离神木城区15公里，有个“杨家城”，是唐宋时期的麟州城，和杨家将有关。但此时天色已晚，只好明天再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驱车前往“杨家城”。爬上一段高坡，穿过一段河谷，就看到一段古城墙。城墙系夯筑而成，是唐宋时期的遗存，至今轮廓清晰，层次分明。墙上方长满了野草，墙下立有石碑，上写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麟州故城”。这里是古麟州城东城南门的瓮城。城墙依山而建，可以凭崖据守，显示出古人的智慧。

从山崖（城墙）下向左转，走了大约200米，就到了烽火台，今人标识为2号烽火台。从建筑材料都用青砖来看，我判断这应是明代以后甚至今人重修的，因为唐宋时期的城墙都是夯土而成。登上高高的烽火台，俯瞰山下河谷地带，有成片的高楼，神木新区已经扩展到了这里。那蜿蜒的河流，就是窟野河。窟野河对岸，是神木火车站和杨业公园。

看着山下繁华的街市，令人难以相信北宋时期这里竟然是宋朝抗击西夏的前线，当时窟野河对岸时常有西夏兵驻扎并袭扰。在西夏兵的侵扰下，麟州民生凋敝，老百姓难以安心生产、生活。宋仁宗时期，北宋名臣、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曾奉旨巡边到麟州，写下《留题麟州》一诗：“宣恩来到极西州，城下羌山隔一流。不见耕桑见烽火，愿封丞相富人侯。”“一流”就是一条河流，就是窟野河。在烽烟四起的形势下，人们怎么能安居乐业？怎么能不感念救国安民、忠勇盖世的杨家将？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杨业（又名杨继业）、杨延昭、杨文广祖孙三代都智勇双全，威震边关，深受百姓爱戴。杨业在世时，人们尊称他“杨无敌”，在与契丹的作战中牺牲在陈家谷口（在今山西朔州）后，不仅宋人怀念他，契丹人也修建了杨无敌庙进行祭祀。杨延昭守边关20多年，契丹人很怕他，尊称他为“杨六郎”。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年）杨延昭卒于任上，宋真宗十分痛惜，特遣使护送灵柩归乡，河朔一带的百姓无不望柩而泣。

“杨家将故里”在何处，史书记载不一，《宋史》说“杨业，并州太原人”，实际上，杨业的故里应该是麟州，关键的证据就是欧阳修为杨家后人写的墓志铭，即《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》。古人非常重视墓志铭，墓志铭里的“世系”一般相对真实。欧阳修是一代名臣，又是著名文学家，有着过人的阅历和见识，他为朋友（杨畋）的父亲（杨琪）写的墓志铭，内容应是可信的。杨琪是杨家后人，官至供备库副使。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，杨琪去世，第二年，应杨畋请求，欧阳修为杨琪撰写了墓志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欧阳修不仅和杨家熟，而且了解麟州。宋仁宗时期，麟州在西夏的攻击下形势危急，北宋朝廷内部产生重大分歧，不少大臣建议放弃麟州。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宋仁宗命欧阳修赴麟州，实地考察边关形势。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欧阳修上《论麟州事宜札子》，认为麟州“城壁坚完，地形高峻，乃是天设之险，可守而不可攻”，放弃麟州，就是放弃“易守难攻之天险”。正是有了欧阳修的坚持，麟州才得以保全。

根据欧阳修写的墓志铭，可以推断杨家是麟州新秦人，也就是说，麟州是名副其实的“杨家将故里”；杨业是杨弘信的长子，杨重勋的哥哥，杨琪的伯祖；杨延昭和杨琪的父亲杨光扆是堂兄弟。杨弘信（《宋史》避讳作“杨信”）、杨重勋、杨光扆祖孙三代镇守麟州，杨业、杨延昭父子则是在今山西北部、河北北部抗击契丹人，发挥了更重要的“国之干城”作用。至迟在皇祐三年（1051年），即欧阳修为杨琪撰写这篇墓志铭的时候，杨家将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，距杨延昭去世不过30多年。

伫立夯土城墙之上，远眺窟野河静静流淌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少时守着收音机聆听杨家将戍边卫国的故事，只当是动人的民间传说，今日亲赴古战场、登临烽火台，方才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

史书笔墨有限，民心千秋有证。北宋时期，中原王朝与辽（契丹）、西夏长期对峙，边患频仍，杨家将几代人前赴后继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守护了一方安宁。歌颂杨家将，既是对杨家一门忠烈的感念，也是对家国情怀的崇尚。

文化剪影



红泥炭火暖千年

□ 明伟方

冬天真正冷下来的那一刻，其实是从一炉炭火开始的。天还没黑透，风就先落了，屋檐下的冰凌一寸寸变长，这时候最要紧的事，是把那只积灰的小火炉搬出来，添上新炭，看第一缕烟从炉膛里歪歪斜斜地升起来。1000多年前的白居易，想必也是这样引火的。于是他铺开纸，写下20个字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这首诗妙就妙在，炉子是“小”的，泥是“红”的，酒是“绿”色的、刚酿好还带着酒渣。没有金貔貅，没有银炭架，一切都是寒素人家的本色，可偏偏就是这把不起眼的红泥炉子，暖了人心1000多年。雪还没下，酒已经温了，炉膛里的炭红得像一句没说出口的心事。醉吟先生在等他的朋友刘十九来寒舍共饮一杯暖酒，这炉火烧的哪里是炭，分明是盼。

小火炉不但能用来温酒，它还以煮茶著称。宋代杜耒在《寒夜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在寒冷的冬夜，以热茶代酒招待客人。炉中炭火初红，壶中热水沸腾。月光在窗前朗照，饮茶的主人和客人看着窗边绽放的梅花，心中温暖如春。

其实围炉这件事，热闹是一种氛围，独处亦是另一种况味，独坐的人也有独坐的炉。宋代陆游在《雪后煎茶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一场大雪过后，井里涨起了清冽甘甜的雪水。自带着小炉煎茶、烹茶，茶香袅袅，热气升腾，一杯清茶入口，此时此刻世间再无烦心事，不枉人间走一遭。

当然，与小火炉最相关的事情是冬日取暖。对老百姓来说，御寒和饮食都是头等大事。古人取暖，很讲究章法。寻常人家是火炉或火盆，泥做的或铁做的，里头烧秸秆、烧木柴，一家人围炉或围盆而坐，暖意融融。讲究一点的用“笼炉”，罩上一个镂空的盖子，炭火便温顺了许多，不至于烫着孩童的衣角。富裕一些人家的炉子里，烧的是“兽炭”，把炭捏成狮子、麒麟的模样。唐代元稹写过：“腊酒自盈樽，金炉兽炭温。大寒宜近火，无事莫开门。”20字里有两句近乎白话，却道尽了冬天的真义。大寒这天，天大的事都可以缓一缓，守着火才是正经。

除了温酒煮茶，小火炉烤制的食物也很诱人。五代南唐李中的《冬日书怀寄惟真大师》里写“煮茶烧栗兴，早晚复围炉”，一个人的炉子，炭少一些，栗子放两颗进去，噼啪作响，茶烟袅袅地绕着炉口打转，栗子的香味更加浓郁。而那句流传在民间的俚语更妙：“深夜一炉火，浑家团栾坐。煨得芋头熟，天子不如我。”一个芋头，烤得软塌塌地裂开皮，剥开来冒着白汽，温暖团圆中又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如此惬意，夫复何求？

为了取暖，在炉火烧不到的地方，古人还有别的办法。晚上睡觉，被窝是一块最难攻克的阵地，于是有了“汤婆子”。锡打的、铜铸的扁扁一瓶，灌上滚水，塞紧口，裹进布衾里塞在脚头。黄庭坚说“千钱买脚婆，夜夜睡天明”，范成大更直白，说用它时，“尺三汗脚君休笑，曾踏靴霜待漏来”。不要笑这双烤出汗的脚，它辛劳奔波踏过霜路。再冷一点的清晨要出门，就揣一只手炉，小小的铜炉笼在袖子里，一路走一路暖，到了友人家，从袖中取出来，竟还带着余温，像揣了一小段炉边坐过的光阴。

我常想，古人写烤火，写的不只是火。白居易的火炉，写的是等待；元稹的兽炭，写的是岁末的安顿；范成大的脚婆，写的是辛苦人的自我抚慰；那句“煨得芋头熟”，写的是寻常日子里的自足。炭是冷的，火是热的，炉边坐着的人、等着的人、想念着的人都从中获取了温暖、思念和力量。冬夜漫漫，屋里那一炉火光燃起的，是古人对自己身心的慰藉、情感的寄托。“能饮一杯无？”这五个字搁在今天的微信里，依然不必改一个字。

如今人们有地暖，有暖手宝，温度调到26℃，冬天被驯服得服服帖帖。但是在人们的冬日遐思中，“围炉”两个字的味道却从未变淡。那置了炉、添了炭、温了酒、等朋友的意境还是让人憧憬。那煮上茶、烤栗子、煨芋头的香甜记忆总是让人难以忘怀……

窗外又要落雪了。把窗关上，把灯调暗一点，泡一壶茶，或者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坐一会儿。1000多年前那个雪意渐浓的傍晚，白居易也是这样坐着的。炉火烤着他的手，也隔着千年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

自得园